

國學



國學入門叢書

國學
子

王国维是我国近代的著名学者之一。《人间词话》一书乃是王先生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的洗礼后，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。此书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哲学、美学于一炉，而以发挥前者为主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，是王先生的文学批评代表作，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徐调孚先生的校注引出了王氏文中提到的诗词原文，他的这本《校注人间词话》曾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《人间词话》版本，至今仍不失为一本很好的普及性读物。

校注
人间词话

王国维 著
徐调孚 校注

門



中華書局



校注
人间词话

王国维 著
徐调孚 校注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注人间词话/王国维著;徐调孚校注.

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3(2004重印)

(国学入门丛书)

ISBN 7-101-03610-4

I.校… II.①王…②徐… III.校注—人间词话 IV.Z1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68979号

书 名 校注人间词话

著 者 王国维

整 理 者 徐调孚校注

新版责编 陈艳妮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1955年3月上海第1版

2003年4月北京新1版

2004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

规 格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2½ 字数40千字

印 数 4001—9000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3610-4/I·461

定 价 5.00元

序

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，近代以来，西学东渐，为了区别于西学，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。清代学者论学术，将学分为三类：一为义理之学，二为考据之学，三为词章之学。义理之学即哲学，考据之学即史学，词章之学即文学。这是举其大略，详言之，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、文字学、修辞学等。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之外，尚有经世之学，即政治经济学说，以及军事学、农学、治水之学等。现在已到 21 世纪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学术研究、参加世界学术论坛；但是对于本国的学术传统亦应具备明确的认识，要正确全面地了解本国的学术传统，对于本国的学术成就有一定的理解。要想在参加世界学术竞争的同时对于本国的学术亦有明确的理解，研究本国的学术史，还是必要的。近百年来，许多学者对于本国学术的成就有较详的论述，写出一些关于国学的著作，这是值得注意的。其中一些学有所成的专家，将自己的所得融会贯通，写成内容深入浅出的小书，方便有兴趣的初学者，是青年学生研究国学很好的入门书。中华书局将这些关于国学的小书汇编为“国学入门丛书”，有助于引起青年对于国学的兴趣，并为有志于研究国学的读者提供了方便，这是



值得赞扬的。中华书局编辑部同志邀序于余，于是略述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向读者推荐。

張岱年

2002年12月于北京大学



目 录

人间词话卷上·····	1
人间词话卷下·····	33
人间词话补遗·····	56
重印后记·····	71



目

1

录

人间词话卷上

海宁 王国维 静安

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。

有造境，有写境，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颇难分别，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。

有有我之境，有无我之境。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”^①，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^②，有我之境也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^③，“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”^④，无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古人为词，写有我之境者为多，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，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。

- ① 冯延巳《鹊踏枝》：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玉勒琤鞍游冶处，楼高不见章台路。雨横风狂三月暮。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住。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入（别作“过”）秋千去。”（据四印斋本《阳春集》）





② 秦观《踏莎行》：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

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（据番禺叶氏宋本两种合印《淮海长短句》卷中）

③ 陶潜《饮酒》第五首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（据陶澍集注本《陶靖节集》卷三）

④ 元好问《颖亭留别》：“故人重分携，临流驻归驾。乾坤展清眺，万景若相借。北风三日雪，太素乘元化。九山郁峥嵘，了不受陵跨。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。怀归人自急，物态本闲暇。壶觞负吟啸，尘土足悲咤。回首亭中人，平林澹如画。”（据《四部备要》本《遗山诗集笺注》卷一）

无我之境，人惟于静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于由动之静时得之。故一优美，一宏壮也。

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，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。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。又虽如何虚构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，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。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。

境非独谓景物也，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。否则谓之无境界。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^①。著一“闹”字而境界全出。

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^②。著一“弄”字而境界全出矣。

① 宋祁《玉楼春》(春景):“东城渐觉风光好,縠皱波纹迎客棹。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浮生生长恨欢娱少,肯爱千金轻一笑?为君持酒劝斜阳,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(据赵万里辑本《宋景文公长短句》)

② 张先《天仙子》(时为嘉禾小倅,以病眠,不赴府会):“水调数声持酒听,午醉醒来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几时回?临晚镜,伤流景,往事后期空记省。沙上并禽池上暝,云破月来花弄影。重重帘幕密遮灯,风不定,人初静,明日落红应满径。”(据《彊村丛书》本《张子野词》卷二)

境界(原误作“略”)有大小,不以是而分优劣。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轻(当作“斜”)^①,何遽不若“落日照大旗,马鸣风萧萧”^②。“宝帘闲挂小银钩”^③,何遽不若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”^④也。

① 杜甫《水槛遣心二首》之一:“去郭轩楹敞,无村眺望赊。澄江平少岸,幽树晚多花。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。城中十万户,此地两三家。”(据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十)

② 杜甫《后出塞五首》之二:“朝进东门营,暮上河阳桥。落日照大旗,马鸣风萧萧。平沙列万幕,部伍各见招。中天悬明月,令严夜寂寥。悲笳数声动,壮士惨不骄。借问大将谁?恐是霍嫫



姚。”(据《杜诗详注》卷四)

- ③ 秦观《浣溪沙》：“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晓阴无赖似穷秋。澹烟流水画屏幽。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。宝帘闲挂小银钩。”(据《淮海长短句》卷中)

- ④ 此为秦观《踏莎行》句，已见页2注②。

严沧浪《诗话》谓：“盛唐诸公(诗话“公”作“人”)，唯在兴趣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，透澈(“澈”作“彻”)玲珑，不可凑拍(“拍”作“泊”)。如空中之音、相中之色、水中之影(“影”作“月”)、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余谓：北宋以前之词，亦复如是。然沧浪所谓兴趣，阮亭所谓神韵，犹不过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“境界”二字为探其本也。

太白纯以气象胜。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^①。寥寥八字，遂关千古登临之口。后世唯范文正之《渔家傲》^②，夏英公之《喜迁莺》^③，差足继武，然气象已不逮矣。

- ① 李白《忆秦娥》：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。年年柳色，霸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。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(据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一)

- ② 范仲淹《渔家傲》(秋思)：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





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(据《彊村丛书》本《范文正公诗余》)

- ③ 夏竦《喜迁莺》令：“霞散绮，月垂钩，帘卷未央楼。夜凉银汉截天流，官阙锁清秋。瑶台树，金茎露，凤髓香盘烟雾。三千珠翠拥宸游，水殿按凉州。”(据《绝妙词选》卷二)

张皋文谓：飞卿之词“深美闳约”^①。余谓：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。刘融斋谓：飞卿“精艳(当作“妙”)绝人”^②，差近之耳。

- ① 张惠言《词选序》：“唐之词人，温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闳约。”
② 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：“温飞卿词精妙绝人，然类不出乎绮怨。”

“画屏金鸂鶒”，飞卿语也^①，其词品似之。“弦上黄莺语”，端己语也^②，其词品亦似之。正中词品，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，则“和泪试严妆”^③，殆近之欤？

- ① 温庭筠《更漏子》：“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声迢递。惊塞雁，起城乌，画屏金鸂鶒。香雾薄，透帘幕，惆怅谢家池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，梦长君不知。”(据观堂自辑本《金荃词》)
② 韦庄《菩萨蛮》：“红楼别夜堪惆怅，香灯半卷流苏帐。残月出门时，美人和泪辞。琵琶金翠羽，弦上黄莺语。劝我早归家，绿窗人似花。”(据观堂自辑本《浣花词》)



- ③ 冯延巳《菩萨蛮》：“娇鬟堆枕钗横凤，溶溶春水杨花梦。红烛泪阑干，翠屏烟浪寒。锦壶催画箭，玉佩天涯远。和泪试严妆，落梅飞晓霜。”（据《阳春集》）

南唐中主词“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”^①，大有众芳芜秽，美人迟暮之感。乃古今独赏其“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”^②，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- ① 中主《浣溪沙》：“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多少泪珠无限恨，倚阑干。”（据戴景素校注本《李后主词》附录《中主词》）
- ② 马令《南唐书》卷二十一《冯延巳传》：“元宗乐府词云：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。延巳有‘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’之句，皆为警策。元宗尝戏延巳曰：‘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？’延巳曰：‘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。元宗悦。”又胡仔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十九引《雪浪斋日记》：“荆公问山谷云：‘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？’云：‘曾看。’荆公云：‘何处最好？’山谷以‘一江春水向东流’为对。荆公云：未若‘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。”（案：荆公误元宗为后主。）

温飞卿之词，句秀也。韦端已之词，骨秀也。李重光之词，神秀也。



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。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^①，可谓颠倒黑白矣。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^②，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^③。《金荃》、《浣花》，能有此气象耶？

① 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：“毛嫱、西施，天下美妇人也。严妆佳，淡妆亦佳。粗服乱头，不掩国色。飞卿，严妆也；端己，淡妆也；后主则粗服乱头矣。”

② 后主《乌夜啼》：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。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留人醉。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（据《李后主词》）

③ 后主《浪淘沙》令：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，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

独自莫凭阑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（据《李后主词》）

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，亦即为词人所长处。

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。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，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之作者是也。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，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，李后主是也。

尼采谓：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。后主之词，真所谓以血书者也。宋道君皇帝《燕山亭》词^①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，后主则俨有释迦、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

- ① 宋徽宗《燕山亭》(北行见杏花):“裁剪冰绡,轻叠数重,淡著燕脂匀注。新样靓妆,艳溢香融,羞杀蕊珠宫女。易得凋零,更多多少少无情风雨。愁苦。闲院落凄凉,几番春暮。凭寄离恨重重,这双燕何曾,会人言语。天遥地远,万水千山,知他故宫何处。怎不思量,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。和梦也新来不做。”(据《彊村丛书》本《宋徽宗词》)

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,而堂庑特大,开北宋一代风气。与中后二主词皆在《花间》范围之外,宜《花间集》中不登其只字也^①。

- ① 龙沐勋《唐宋名家词选》:“案:《花间集》多西蜀词人,不采二主及正中词,当由道里隔绝,又年岁不相及有以致然。非因流派不同,遂尔遗置也。王说非是。”

正中词除《鹊踏枝》、《菩萨蛮》十数阙^①最煊赫外,如《醉花间》之“高树鹊衔巢,斜月明寒草”^②。余谓:韦苏州之“流萤渡高阁”^③,孟襄阳之“疏雨滴梧桐”^④,不能过也。

- ① 《阳春集》载《鹊踏枝》十四阙,《菩萨蛮》九阙,辞繁不具录。
- ② 冯延巳《醉花间》:“晴雪小园春未到,池边梅自早。高树鹊衔巢,斜月明寒草。山川风景好,自古金陵道。少年看却老。相逢莫厌醉金杯,别离多,欢会少。”(据《阳春集》)



③ 韦应物《寺居独夜寄崔主簿》：“幽人寂无寐，木叶纷纷落。寒雨暗深更，流萤渡高阁。坐使青灯晓，还伤夏衣薄。宁知岁方晏，离居更萧索。”（据《四部备要》本《韦苏州集》卷二）

④ 《全唐诗》卷六：孟浩然句：“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。”注：王士源云：“浩然常闲游秘省，秋月新霁，诸英联诗。次当浩然云云。举座嗟其清绝，不复为缀。”

欧九《浣溪沙》词：“绿杨楼外出秋千”，晁补之谓：只一“出”字，便后人所不能道^①。余谓此本于正中《上行杯》词：“柳外秋千出画墙”^②，但欧语尤工耳。

① 欧阳修《浣溪沙》：“堤上游人逐画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，绿杨楼外出秋千。白发戴花君莫笑，六幺催拍棹频传，人生何处似尊前？”（据林大椿校本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卷三）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六：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云：“欧阳永叔《浣溪沙》云：‘堤上游人逐画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，绿杨楼外出秋千。’要皆绝妙。然只一‘出’字，自是后人道不到处。”

② 冯延巳《上行杯》：“落梅著雨消残粉，云重烟轻寒食近。罗幕遮香，柳外秋千出画墙。春山颠倒钗横凤，飞絮入帘春睡重。梦里佳期，只许庭花与月知。”（据《阳春集》）

梅圣（原误作“舜”）俞《苏幕遮》词：“落尽梨花春事

(当作“又”)了。满地斜(当作“残”)阳,翠色和烟老。”^①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^②。余谓冯正中《玉楼春》词,“芳菲次第长相续,自是情多无处足。尊前百计得春归,莫为伤春眉黛促。”^③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。

① 梅尧臣《苏幕遮》(草):“露堤平,烟墅杳。乱碧萋萋,雨后江天晓。独有庾郎年最少,窄地春袍,嫩色宜相照。接长亭,迷远道。堪怨王孙,不记归期早。落尽梨花春又了。满地残阳,翠色和烟老。”(据《四部备要》本《词综》卷四)

② 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引此词云:“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。”

③ 欧阳修《玉楼春》:“雪云乍变春云簇,渐觉年华堪送目。北枝梅蕊犯寒开,南浦波纹如酒绿。

芳菲次第还相续,不奈情多无处足。尊前百计得春归,莫为伤春歌黛蹙。”(据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卷二)按:此词未见《阳春集》。《尊前集》作冯延巳词,不知何据。《阳春集》既不载,自难征信,当为欧作无疑。观堂谓“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”,不知此词原为永叔作也。又所引系据《尊前》,故与欧集有异文。

人知和靖《点绛唇》^①、圣(原误作“舜”)俞《苏幕遮》^②、永叔《少年游》(原脱“游”)三阙,为咏春草绝调^③。不知先有正中“细雨湿流光”五字^④,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。





① 林逋《点绛唇》(草):“金谷年年,乱生春色谁为主? 馀花落处,满地和烟雨。 又是离愁,一阙长亭暮。王孙去。萋萋无数,南北东西路。”(据《绝妙词选》卷二)

② 梅尧臣《苏幕遮》,已见上页注。

③ 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七:“梅圣俞在欧阳公坐,有以林逋《草词》‘金谷年年,乱生青草(按:《绝妙词选》、《草堂诗馀》等书,“青草”均作“春色”)谁为主’为美者。梅圣俞别为《苏幕遮》一阙,欧公击节赏之。又自为一词云:‘阑干十二独凭春,晴碧远连云。千里万里,二月三月,行色苦愁人。 谢家池上,江淹浦畔,吟魄与离魂。那堪疏雨滴黄昏,更特地忆王孙。’盖《少年游》令也。不惟前二公所不及,虽求诸唐人温、李集中,殆与之为一矣。今集不载此一篇,惜哉!”

④ 冯延巳《南乡子》:“细雨湿流光,芳草年年与恨长。烟锁凤楼无限事,茫茫。鸾镜鸳衾两断肠。

魂梦任悠扬,睡起杨花满绣床。薄幸不来门半掩,斜阳。负你残春泪几行。”(据《阳春集》)

《诗·蒹葭》一篇^①,最得风人深致。晏同叔之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^②,意颇近之。但一洒落一悲壮耳。

① 《诗·秦风·蒹葭》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